



洪深的“艺苑交游录”

□ 杨 焕

洪深是中国话剧与电影的开拓者之一，他自谦为“军乐队中敲打小铜鼓的人”。作为中国留美专习戏剧的第一人，洪深曾是哈佛大学贝克教授“英文四十七”课程招收的唯一中国学生。1922年春回国后，他系统地将西方现代戏剧的舞台规范引入国内。曹禺称赞他“能编、能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洪深在影剧界不仅贡献卓越，被尊称为“老夫子”，又因性情豪爽、侠肝义胆，也被视为“黑旋风”式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艺术生命，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与挚友、同仁、学生的交往、合作与思想碰撞中得以展开和深化。理解洪深的“艺苑交游”，正是解读其艺术思想、人生轨迹乃至窥探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脉络的一把关键钥匙。

并肩前行的话剧奠基人

洪深、欧阳予倩与田汉并称为中国话剧奠基人，三人因上海戏剧协社的演剧活动结缘。尽管在艺术见解上不尽相同，但他们始终团结合作，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

洪深与欧阳予倩的深厚情谊始于1923年。欧阳予倩引荐洪深加入上海戏剧协社，两人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伙伴。洪深对当时“男扮女装”的舞台积习十分不满，他首次为戏剧协社排戏时，有意将欧阳予倩的《泼妇》和胡适的《终身大事》同台呈现，通过对比让观众自行评判“男女合演”的效果。对于这一破天荒的尝试，欧阳予倩不以为忤，反而给予信任和支持。此后，洪深先后导演了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和改译剧《傀儡家庭》，二人的艺术合作愈加默契。1929年初，洪深与田汉一同南下广州，协助欧阳予倩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洪深担任研究所附设戏剧学校校长的时间虽短，却积极撰文探讨戏剧理论问题，并参与南国社的演出。令人难忘的是，洪深与欧阳予倩还曾在广州同台表演京剧与昆曲：在《人面桃花》中，欧阳予倩演小旦，洪深演书生；在《刺虎》中，欧阳予倩演费贞娥，洪深演“一只虎”。洪深在回顾中国现代戏剧最初十年发展历程时，曾提到有两个人始终是“实践的戏剧者”，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欧阳予倩。他由衷称赞欧阳予倩为“舞台生活最努力、最持久的一个人”。这句话不仅是对手人才华与毅力的敬佩，更是对他们彼此舞台岁月最动人的纪念。

1924年，洪深与田汉因《少奶奶的扇子》结识。田汉的一封来信中提到“莫与旧势力握手”，让洪深顿感遇到知己，从此视田汉为诤友。二人性格中共同的豪迈与热情、蓬勃的正义感以及对戏剧事业的坚定热爱，促成了他们一见如故的友谊。洪深常感叹与田汉相见恨晚。在艺术道路上，洪深与田汉是最亲密的搭档。1928年，田汉在洪深、欧阳予倩的支持下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洪深为戏剧系义务授课。虽然学院仅维持了一个学期，洪深却深受田汉执着于戏剧运动的精神感召，随后正式加入南国社，成为其骨干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洪深建议用“话剧”二字为现代戏剧正名，得到田汉、欧阳予倩的一致赞同，中国现代戏剧自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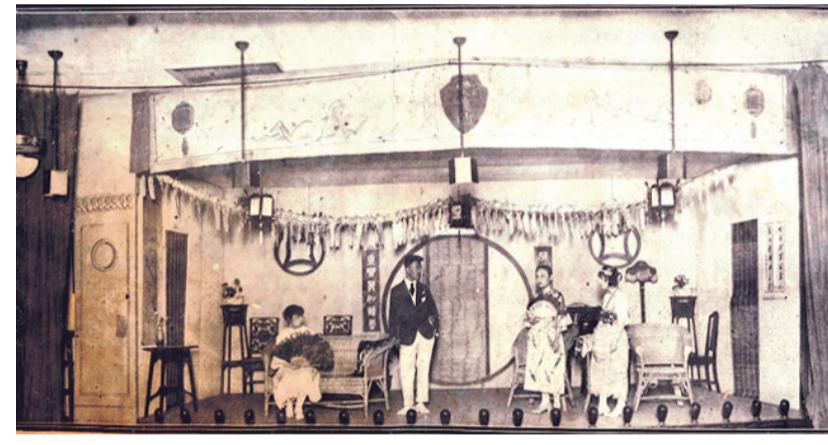
在时代浪潮中，洪深与田汉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1930年，洪深观影时因美国影片《不怕死》的辱华内容愤慨不已，当即退场找到田汉商量对策，田汉迅速联系南国社社员张曙、金焰等三人前去支援。洪深在影院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后，观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退票以示抗议，最终赢得舆论胜利。同年，洪深与田汉推动成立了上



1935年12月，中国舞台协会部分人员合影。左起:田汉、马彦祥、俞珊、欧阳予倩、洪深、唐槐秋



上海抗日救亡演出第二队，后排左三为洪深



上海戏剧协社1924年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剧照

海剧团联合会，团结各大戏剧团体，共同承担起时代与社会的责任。这一年，洪深在田汉影响下加入“左联”，其创作思想进入了更广阔天地，真正“跨过十字路口，投身生活激流”。洪深谈到自己创作上的转变时说：“我已阅读社会科学的书；而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友人们不断予以教导，我个人的思想，对政治的认识，开始有若干改变。”1935年，田汉被捕，洪深不仅关心他在狱中的状况，还时常接济其在上海的母亲。田汉出狱后，洪深在自己编辑的《避暑录画》周刊上刊发其狱中所作诗词，并亲自作注。当田汉以“中国舞台协会”的名义在南京重新开展戏剧运动时，洪深毫不犹豫放下手头工作，亲赴南京为他导演剧作。1938年3月，田汉多次致电洪深，邀他南下共赴国难。彼时洪深正带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四处巡演，原本立志不从政的他，在田汉的感召下，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戏剧科科长一职，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与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共同组织演出活动，为大后方的抗战宣传、演剧运动与人才培养倾注了多年心血。

田汉曾称赞洪深为“戏剧战线之中坚”，洪深称田汉是“一个打不怕、骂不怕、穷不怕、写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二人用一生诠释了肝胆相照的友谊。

一九四二年，洪深五十寿辰，欧阳予倩题诗祝贺

何堪一别事如斯
邵伯诗成破落才
深愧狂歌压低徊
欧阳予倩贺

风雨同舟的进步文艺同路人

1930年初，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筹备“左翼作家联盟”期间，洪深积极参与，并将自己租用的东方饭店房间提供给党组织作为秘密活动场所，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同年1月，他在观看上海艺术剧社演出的《炭坑夫》后，结识了夏衍、冯乃超等人，并真挚地表示：“现在我们大家都是Colleague（同行）了，都是朋友了。”4月，艺术剧社因演出夏衍改编的话剧《西线无战事》遭到查封，洪深通过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积极发声，坚决维护戏剧界的团结，表明为正义抗争的立场。洪深与夏衍的合作很快扩展到电影领域。1932年，洪深凭借在明星电影公司的影响力，力荐夏衍等三位左翼作家进入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并介绍他们为《晨报·每日电影》特约撰稿，从而为左翼电影开辟了重要阵地。同年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代表秘密抵达上海，夏衍因洪深胆大心细、精通英语又重义气，将护送任务托付给他，洪深也不负所托，出色完成任务。1933年，洪深欣然为夏衍、邵伯奇合译的苏联电影理论著作作序，从专业角度提出该书对电影剧本创作的重要启示。1937年，由夏衍编剧的电影《压岁钱》顺利上映，该片曾一度署上洪深之名作为掩护。1942年，洪深五十

坚持执导阳翰笙编剧的《忠王李秀成》。他对人物性格的深刻剖析与对场景处理的独到见解，有效化解了剧本原有的沉闷感，使舞台呈现既庄重又动人。这部连作者都认为难以演出的“难剧”，最终在导演的“二次创造”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942年，阳翰笙的剧本《草莽英雄》遭当局禁演，洪深未能如愿执导。直至1945年冬，他才在昆明为新中国剧社排演此剧。凭借对史料的细致研究以及对演员的启发式指导，他仅用8天便完成排演。1955年，洪深病重之际，曾特意邀约阳翰笙至家中，将身后之事郑重相托。阳翰笙不仅是洪深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更是人生中可以托付生命的挚友。

在左翼戏剧运动的洪流中，洪深与于伶、张庚、宋之的、石凌鹤、冯乃超等人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为戏剧事业奋斗。在上海期间，洪深位于东方饭店的那间狭小居室，常成为众人讨论创作、商议对策的场所。抗战爆发后，他又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与众人并肩工作，以戏剧为武器投身救亡运动。

倾囊相授的舞台引路人

在中国现代戏剧拓荒的年代，洪深不仅以其艺术实践照亮舞台，更以春风化雨般的师者之

心，成为许多年轻戏剧工作者进入艺术世界的引路人。

洪深和曹禺的交往，始于对其才华的赏识。1935年，洪深慧眼识才，向复旦剧社力荐当时尚未名声大噪的《雷雨》，演出最终大获成功，创下了话剧公演场次的新纪录。抗战期间，洪深陆续导演了曹禺的《日出》《北京人》，并将其当时颇有争议的剧本《蜕变》列为抗战时期十大必读剧本之一，以此表达对这位青年剧作者的支持与肯定。曹禺虽未正式受业于洪深，却始终以“私淑弟子”自居。他多次感念，正是洪深早年的改译剧《少奶奶的扇子》让他领悟了“戏该怎样写”。在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时，曹禺常向洪深请教，洪深亦倾囊相授。洪深在课堂上一丝不苟的师者风范与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曹禺。

1923年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顾仲彝因邀请洪深赴南京讲学，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短短三日讲学中，洪深从中国话剧运动谈到西方戏剧演出，并分享自己创作《赵阎王》的理念。其广博的学识与开阔的视野深深打动了年轻教师顾仲彝，使他立志投身戏剧事业。此后，顾仲彝始终伴随着洪深的指引。毕业后他来到上海，经洪深引荐加入上海戏剧协社，并延续洪深的改译思路，翻译了《相鼠有皮》等作品。在动荡岁月里，两人的师生之谊愈显珍贵。抗战爆发后，洪深毅然投入救亡演剧工作，临行前竟将自己的遗嘱托付顾仲彝保管，信任之深可见一斑。顾仲彝亦不负所望，不仅在创作上持续耕耘，更坚守在上海沦陷区开展救亡戏剧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应洪深之邀，执笔完成《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为戏剧史留下了珍贵史料。在顾仲彝心中，洪深不仅是杰出的戏剧家，是“铁一般的好汉”，更是“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益师和诤友”。

洪深在复旦剧社的执教岁月，是他戏剧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他不仅将复旦剧社视为组织学校剧团、开展“爱美剧”运动的平台，更将其看作培养中国戏剧人才的摇篮。复旦剧社的英文名“A1 Workshop”，便是仿照洪深的老师贝克教授的“英文四十七”课程而命名的。在复旦剧社时期，洪深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马彦祥、沈樱、朱端钧、凤子等一代戏剧人的成长之路，其中尤以他与马彦祥的师生情谊最为深厚。马彦祥作为复旦剧社的创办人之一，深得洪深器重。在导演法国诗剧《西哈诺》时，洪深特意将主角交给马彦祥饰演，希望他通过这部作品既锤炼表演技巧，又能体悟浪漫主义戏剧的表演方法。洪深善于用平实的语言向学生传达深刻的艺术理念。排演《女店主》期间，他察觉到马彦祥因角色次要而有所懈怠，并未直接批评，而是循循善诱，引导他深入角色内心，不要“做戏”，而要“演人”。面对初学表演的学生，洪深还将自己的表演经验凝练成“宝塔诗”予以传授。对他而言，戏剧教育从来不只是技巧的习得，更是艺术精神的传递。正是在他的导演实践与艺术启发下，金山、王莹、蓝马、赵丹、白杨等一批优秀演员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剧坛的中坚力量。

洪深的“艺苑交游”既是个人艺术生涯的生动写照，也是其戏剧生命在广泛交往中汲取养分、拓宽视野的成长历程。这张由挚友、同仁、学生共同织就的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中国话剧从萌芽到成熟的历史轨迹。在洪深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回望他以理想与热血构筑的戏剧人生，其中所承载的精神与实践，依然值得后人不断追忆、书写与传承。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博士后）

从“长短共生”到“业态融合”

实现优质内容的破圈传播

□ 贺 辉

当下，观众的观赏习惯正发生改变，微短剧、短视频等新业态以“高密集爽点”和“短平快”的特质，对传统长剧集所依赖的“连续叙事”“延迟满足”等模式造成冲击，视听产业因此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此背景下，湖南广电并未在微短剧的冲击与长剧集发行量下滑的压力中简单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秉持“长短共生”的理念，探索出一条科技与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新路。

从“短”中取经，在“长”中深耕。长短剧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共同推动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二者共生共赢的关键，在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长剧需吸收微短剧的“密度法则”，同时保持自身叙事纵深的优势；微短剧则可注入长剧的“情感颗粒”，注重情感表达与情怀抒写，实现向精品化、艺术化的跨越。湖南广电依托芒果TV专区频道与风芒App等平台积极布局，不断完善分账合作与扶持政策，推出《念念无明》《虚颜》等优质短剧，在满足观众快节奏内容需求的同时，推动作品从“小制作、情绪化”向“艺术化、精品化”转型。今年2月，湖南广电印发《湖南省广播电视台关于实施“微短剧+”赋能千行百业活动方案》，推出八大主题创作计划，鼓励制作机构立足本土讲好湖南故事，推动创作从“表达情绪”向“表达情感”“表达情怀”逐步升级。与此同时，《天下同心》《灿烂的风和海》《180天重启计划》《江河日上》等长剧仍坚持以细腻铺陈挖掘生活复杂性，满足观众对内容深度的渴求。这种“双轨并行”的模式，致力于在不同赛道实现差异化发展，为观众提供多元化优质内容，并通过共享制作资源与平台优势，逐步构建起长短剧共生的内容生态，助力打造“长短共生”的视听高地。

紧扣人民需求，让创作扎根生活。无论是长剧还是短剧，最终都要回归创作的本源——以人民为中心，用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影像，展现生活的丰盈与情感的真挚。在创作中兼顾重点题材与多样题材相结合，是湖南广电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一方面，聚焦重大历史节点、重要社会事件与主流价值表达，精心打造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品。例如，电视剧《问苍茫》以宏大的叙事格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展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史诗，激励观众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微短剧《马王堆里的“精气神”》借助马王堆汉墓这一历史遗址，以轻巧形式呈现湖南深厚的历史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关注不同群体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推出多部反映人间百态的作品。2024年以来，已有《一梦枕星河》《你的岛屿已抵达》等17部微短剧入选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推荐片单。这些作品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覆盖爱情、青春、历史等多种类型，紧扣社会热点与百姓关切，生动呈现了新时代人民的奋斗姿态与生活风貌。

科技赋能，让文化更鲜活。当前，广电视听行业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诸多挑战。湖南省广电局主动作为，坚持以科技创新激活文化基因，以文化内涵凝聚创新力量，通过成立科技委员会与艺术委员会，构建起“聚焦两翼发展、发挥四化作用”的指导体系。同时，以数据指标助力创作决策。推动广电总局规划院与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合作，构建全产业链评估体系。利用CVB系统分析超3000万用户画像，洞察审美趋势；制作阶段引入专家智库制定的68项艺术指标；播出后融合播放完成度、社交热度等多维数据，形成“追踪—评估—反哺”的闭环机制，科学辅助创作决策。设立广电总局规划院与信息网络中心的马栏山分中心，并筹建马栏山审片服务中心，建立“预审—一审—终审”三级服务体系，将审查节点前移至剧本孵化阶段，从而缩短创作周期、提升作品质量。同步推出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定期联席研讨，打破创作主体单兵作战的局限，推动产业生态的整体重构。以评价体系催化价值共生。构建“主客观双轨制”评价模式，在量化层面整合播放量、社会影响力等数据指标，在质化层面纳入专家评审、观众反馈、公共议题挖掘深度、时代精神诠释力度等维度。通过打造“审查—评价—数据—奖项”全链闭环，推动创作者从流量博弈转向价值深耕，实现优质内容的破圈传播与文化引领的双重效能。

未来，湖南广电将以湖湘特色赋能内容创作，为全国视听产业升级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湖南方案”。

（作者系湖南省广播电视台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

位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可可西里，是一片拥有雪山、旷野、河流与湖泊的原始秘境。在当地人心中，它被深情唤作“美丽的少女”。然而，这片世人向往的“人间净土”，曾遭到重创：20世纪八九十年代，猖獗的盗猎活动让这里的藏羚羊数量从百万只锐减至不足两万。这段关于猎杀与守护的悲壮往事，如今被搬上了歌剧舞台。近日，由中央歌剧院与青海省文旅厅联合制作的歌剧《可可西里》在京上演。该剧以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北京记者央金梅朵为调查藏羚羊盗猎真相重返故乡，却意外陷入盗猎团伙的重重围困。危急时刻，巡山队长索南多杰带领队员及时驰援解救，最终为守护藏羚羊英勇牺牲，用生命践行了对这片土地的守护誓言。

该剧的作曲捞仔（吴立群）曾为2004年电影《可可西里》配乐，此次他深入融合青海玉树山歌、藏族龙头琴弹唱、江孜踢踏舞等民间音乐元素，与交响乐相织，凸显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在音乐总监杨洋的执棒下，序幕以藏族原生态女声与藏语颂歌徐徐展开，瞬间将观众带入雪峰牧场交织的高原秘境。剧中“锅庄”“羌舞”等舞乐段落洋溢欢乐情绪，生动传递出藏族民俗风情。人物形象的音乐塑造对比鲜明而又彼此交织，通过节奏与强弱的变幻，推动情感情绪起伏。剧中多场唱段饱含深情：央金梅朵的“我回来了”唱出游子对故乡楚玛尔河的温柔眷恋。索南多杰的“雄鹰翱翔在可可西里”高亢激越，尽显其勇敢光明的人格。男女主人公的重唱“神山让我在此刻相聚”与“梦想的远方”，映射二人从重逢到并肩作战的心路历程。“灵魂的故乡”以长笛的清澈引人，单簧管与弦乐渐次铺展，歌者情绪饱满，将人对故乡的依恋推向精神的高处。索南多杰牺牲后，众人再

高原净土上的生命咏叹

——评歌剧《可可西里》
□ 王 慈

度唱起“我们将在此安眠我们灵魂的故乡”，既是对英雄的礼赞，更是雪域儿女守护家园的坚定誓言。

该剧的舞美设计以写实为基底，抒情为意蕴，通过质朴而富有诗意的视觉语言，推动情节与情感的自然流淌。舞台以湛蓝天空与流转白云为幕，半透明的山体内部仿佛流淌着生命的韵律，延展的根脉意象化地联结起高原儿女与故土的血脉。整体色彩瑰丽而和谐，传递出山峦、土地与万物生生共存共息的自然哲思。五彩经幡下的篝火、雪峰上的阳光、青绿缓坡上歇息的人群、远山翱翔的雄鹰、与主人公亲近嬉戏的小藏羚羊……共同构筑出一片祥和而生机盎然的净土。导演施晶莹创新运用“偶”来演绎藏羚羊、棕熊、狼隼等动物，生动诠释自然与生命的深层联结。剧中尤为动人的一幕是暴雪与盗猎围困之中，母藏羚羊艰难生产的过程。它缓缓跪地，在阵阵挣扎后，血色红绸如生命之河铺展开来，一只柔软的新生小羊降临世间。虚弱的母亲不断鼓励孩子，小羊从颤巍巍尝试站立到终于跃跃身旁——生命的顽强与永恒在此刻升华，直击人心。

如今，可可西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于201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地理上，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青藏高原东北部重要的生态保护体系。这一变迁的背后，是无数如扎西大叔、索南多杰般的巡山队员的无私守护，也展现出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坚定决心。歌剧《可可西里》充满人文关怀，以艺术的方式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众生平等的视角，引导观众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守护生命。它既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者无私精神的礼赞，也是一次跨越舞台的、深沉而辽阔的生命教育。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